

第二十四回 五軍會剿 十縣同殃

詩曰：

天子何曾不聖明，詔書洞見宦游情。怎奈宦遊人怯懦，兩江群盜遂憑凌。君不見，
永安三都七十寨，燒殘破碎無完民。程揭之盜又瀕洞，多者數萬少千人。
東至興寧並長樂，北至河源龍川城。西則博羅南豐善，延及東莞盡沸騰。
吁嗟民生至此日，非傷子弟即父兄。父兄子弟不可保，安可桑麻繞屋青。

話說貴兒聞得逢玉為著他家，奔走受苦，不勝傷感，陪著婆婆悲不自勝。金蓮正在那裡勸解，且商量遣人到嘉桂山通知逢玉。說猶未了，忽報藍大王有緊急軍情請都督商議。貴兒大驚道：「有何緊急軍情？」忙拭了淚，同著金蓮來至宮中問時，方知惠州府歸善縣，因藍能破了湧口，縱兵劫殺，煙火達於譙櫓，官府不敢出一兵一騎相禦，無賴奸民遂澤沸而起，殺人民、焚廬舍、索隨和、建名號，兩江之間真個弄得賊多而民少了。而程揭之盜又瀕洞其間，大群數千人，小群數百人，凡數十百群，東至興寧、長樂、程鄉、揭陽，北至河源、龍川，西至博羅，南至海豐、歸善，以及東莞等縣，無不罹其凶害，而永安尤甚。永安有七十九圍，每圍有數村人居住，多者千餘家，少者亦數百家，盡被殘破，所剩者只有八圍。圍墩圍殺至千人，三角圍殺四百人，樟獨村殺得只剩三人，鵝阜嶺乃至數千人盡屠。哭泣之聲，日夜不絕，而官府置之不問，諸賊復聲勢相倚，出入無時。未破之家，晝夜惶惶如坐針氈。當時之民，直如毛詩所云：

知我如此，不如無生。

其時有個孝廉，姓葉名春及，即係當時在豐湖主詩社考逢玉第一的，因被劾落職，隱居在羅浮石洞逃庵中，見這光景，心中老大不忍。會了數十個鄉紳，齊至府堂見府尹道：「盜賊孔棘，民不聊生，老公祖為民父母，安忍坐視？」那個府尹原是個戴頭巾、畜鬚眉的老婆子，聞著葉春及的言，忙把手掩了兩耳道：「殺賊自有督府及都指揮使，本府是個文官，怎管得是事！」葉春及知他是個沒用的膿包，也不與他多說，拱別出來，與諸鄉紳商議，齊至軍門，來見縮朒道：「盜賊如蟻屯蜂聚，日甚一日，民之遭害，非其父兄即其子弟，大人若不早為撲滅，恐怕滋蔓難圖，釀成大變。」縮朒道：「吾已使人招降了。」葉春及道：「不逞之徒，敢生貳心，不發大兵先加剿殺，遽然招撫，非但未必聽撫，就令聽撫，恐亦陽順陰逆，椎剽愈甚。還求大人發兵逐捕，誅其渠魁，散其脅從，則恩威並行，盜賊可滅，民患可息，願大人察之。」原來這個縮朒，又是個沒用的膿包，又兼被嘉桂、天馬人馬數次殺得丟盔棄甲，聞著個賊字，便不免如劈空打了個霹靂般心悸起來，故聽了葉春及一篇言語，非不知招撫無益，但聞得賊已眾多，發兵捕殺，恐怕又惹出一場事來非同小可，故由爾怎樣去說他發兵，他只是不允。

葉春及無可奈何，回至水車驛，見沙嶼上死著兩三個少年婦女，赤身裸體，腹大如甕，一個後生撫著痛哭了一回，走至江邊，湧身要跳入江去。春及急命家人向前攔住，問道：「爾這少年為何要投起水來？」少年大哭道：「昨夜被游賊殺至，把家財劫去，妻嫂數人被擄至此，輪流奸死，慘毒如是，不死何為！」春及道：「已如此，何不告明官府發兵捕拿？」少年哭道：「往常見被劫之家告官緝捕，差役書吏索勒差禮、房禮，動要數百，又還要是麼票禮、行腳禮、散福禮，賊尚未見面，而所剩田園已賣個乾淨。被盜不過劫財殺命，盜去自寧。告官要死不得，要生不得，使了銀子，還要累年累月拖累在衙門，嘔盡苦氣！如此算來，不如死休！」說畢又哭。春及聞言，喟然淚下，回顧家人，取出數兩銀子，又向眾鄉紳斂出數兩，付與少年道：「爾且買口棺木收殮妻嫂，吾當為爾等上求朝內大人，為爾等發兵殺賊。」少年拜謝。春及回至家中，修成書札兩封，一封與大學士申時行，一封與侍郎劉東星，差個家人，星夜進京，分投書札。申、劉二人皆與春及有交，看了來書，不覺大驚，寫成奏章並葉春及書子，一並上奏。神宗皇帝天顏震怒，下詔切責諸司。其略曰：

朝廷設兵本以衛民，民既不衛，設兵何為？今封疆以講武為不急，以玩寇為苟安，盜賊容隱，不早撲滅，已釀成大患，猶偃息自如，怠慢如此，殊屬可惡！

著兩廣總督，速督五軍刻期會剿，務期蕩平上奏。如再觀望，逮治不貸！

詔旨一下，驚得縮朒不知所措，急忙聚集諸司會議進兵，分軍兩路進剿。一路由海豐出鵝阜，進攻南嶺；一路由河源進攻佛子凹。以李應祥為先鋒，浩浩蕩蕩殺奔三都來，何足像探得此信，使人飛報到礪頭。藍能聞之大驚，急著人請貴兒商議禦敵之策。貴兒道：「可使月角嶺守將何足像迎敵，以探官軍強弱，大王親領一軍接應。」藍能道：「卿言有理。」即發文書，差徐子賓到月角嶺，催促何足像進兵。親點起大兵，帶著葉千等一班驍將，陸續下山去了。金蓮問道：「姐姐何不發策？」貴兒道：「官軍畏賊如虎，何足像是個吃飯不知飽的富兒，奴欲使官軍贏足像一陣，少振其氣，密遣人授計督府，誘敗藍能，分兵急攻描眉、羊角、燕尾等寨，據其要害，然後奴與賢妹設計內應，礪頭可破也。」金蓮聞言，愀然道：「如此則妹與姐姐皆休矣！」貴兒驚問道：「如何？」金蓮道：「礪頭到轎歷，路幾二百餘里，賊寨星羅棋佈，細作不易逕達，一也。就令能達，督府信姐姐方略，藍能全軍而往，兵強將勇，官軍安能遽敗藍能？二也。就令官軍能敗藍能，破羊角，據燕尾，奴與姐姐都是女人，將士除黃允外，並無心腹，如何便能內應？三也。官軍不勝，藍能不敗，而姐姐自到山來，斬鐵牛、誅陳興、破湧口，姐姐皆有奇謀。而今官軍到來，姐姐獨不發一策，聽他自勝自負，藍能必疑姐姐有外心，或生檢點，四也。有此四難而姐行之，安得不危？」貴兒聞言失色道：「賢妹之言誠是！然則今當如何？」金蓮道：「官軍不大敗必不信我，藍能不大勝亦不信我，莫若索性再獻個策，大破官軍一陣，使藍能死心塌地信奴二人，然後親提一軍與官軍對壘，佯下戰書，將計暗藏書內，先誅藍賊，次平諸寨，則易為力也。」貴兒拜服道：「非賢妹則奴失算矣！明日請賢妹一同趕至軍中行事何如？」金蓮應諾。後人有詩贊之云：

慧性由天授，奇謀色色新。

他年成偉績，不數先夫人。

且說何足像，從火帶山放回後，被月角嶺守將拿來，藉賴妹子做了個舅爺，每日騎著高頭駿馬，已驕不自勝。及姓夫死了，實計到礪頭，蒙藍能封了個指揮使，這段富貴真個睡夢裡也不曾想著的，忽然從天而降，喜得不知癢處。

簇新制起烏紗帽、犀角帶、粉底靴、大紅補服，僱副吹手，大吹大播，升帳受賀，又代母親、老婆亦制辦鳳冠、補子，穿戴起來，舉家慶幸。每天出入，擺列許多清道旗、肅靜牌，一對對前呼後擁，興頭不過。吩咐手下呼母親刁氏為太夫人，老婆為夫人，妹子為小姐。將妹子配於有心人，完婚之夕，舉杯向有心人道：「若非妹夫指教，不有今日。」有心人道：「皆舅爺洪福所致。」一日，刁氏四十整壽，令手下去小村小市搶劫許多牛酒到來，為母祝壽。至期，寨中點起一對絕大的蠟燭，大吹大播，迎母親出來，端坐其上，足像夫妻穿起公服，拜祝畢，眾將兵士盡來叩賀。擺開筵席，大吹大播，傳杯弄盞，猜枚擲色，歡呼慶幸。酒至半酣，足像擎杯母前道：「前日在豐湖被詐騙時，母親老夫人謂卑職孩兒是沒用的，把先父太封君偌大家私，弄得七零八落，今日竟何如？」刁氏道：「老母肉眼，不識我兒做得恁般大事業，使老母身享榮華，實在可慶！」足像呵呵大笑，聲猶未絕，忽報大王差行人徐子賓到來，不知何事。足像急出至前寨，敘禮坐下，徐子賓取出文書，讀與他聽道：

聞得官家發兵來征，仰月角嶺指揮使何足像，速提兵逆戰，毋使人境，如違定依軍法。

足像聽得，如三歲孩子當頭打了個霹靂般，驚得目睜口呆，動彈不得。徐子賓催促道：「將軍快收拾起行，軍情大事，逗撓不得的！」足像忙走回內寨，見有心人猜贏了一個裨將，裨將不肯飲酒，有心人扯住耳朵要灌，足像忙搖手道：「快快收拾，禍事到了！」眾人大驚道：「是麼禍事？」足像道：「官軍到來，大王叫我提兵逆戰，我兵微將寡，又不曉得武藝，如何敵得住？豈非禍事！」說畢大哭，舉家聞得，慌做一團，抱頭痛哭。徐子賓催促起程，足像無可奈何，只得點起人馬，匆匆就道。行至橋田，一聲炮響，先鋒李應祥兵馬已到，兩陣擺開，李應祥提刀躍馬出至陣前，大罵道：「賊奴，天兵到此還不下馬投降！教爾死無葬身之地。」足像驚得面如土面，使手下將士出戰，將士道：「爾是主將，自當先出戰。」足像道：「總是一般。」戰士道：「既是一般，爾何不出去？」說猶未絕，李應祥已殺過來了。足像大驚，撥轉馬頭先自走了，軍士看見，一哄而逃。李應祥把刀一招，眾軍一齊趕上，舉刀亂斫，殺得賊兵爬山越嶺而走。足像奔回月角嶺，急忙塞住關口。一聲炮響，李應祥已驅兵趕至，喝令軍士上山攻關。徐子賓盡驅嶺上擄來婦女，並足像母妻妹子，盡到關前搬磚運石，臨高打下，官軍不能上。李應祥大怒，跳下馬來，一手執牌，一手執刀，冒著磚石一踴先登，徐子賓急捻槍來刺，被應祥一刀斫下頭來，提在手中繞嶺大呼：「降者免死！」足像忙率母妻伏地請降，應祥吩咐軍士，剝去足像冠袍，用索縛了。

正要放火燒燬寨柵，一聲喊起，軍士報到：「賊眾把山圍了！」應祥大驚道：「吾孤軍深入，與大軍懸隔，緩急不能相援，須殺回方好。」帶了足像從嶺北衝殺下來，葉千挺刀截住，應祥急架相迎。鬥上數十合，喊聲又起，應祥不敢戀戰，衝開條路，率眾而奔，足像已被奪回。藍能見葉千得勝，驅動人馬從後掩殺，不得防縮胸聞應祥得勝，率八指揮從刺斜殺來，反截出藍能之後，應祥又率眾殺轉，把藍能圍在垓心，正在驚慌，忽官軍紛紛墜澗，藍能急看去，見一面大旗上書「三都都督」，旋風般殺來，當先一將，喊聲如雷，把官兵殺得紛紛亂竄。藍能認是黃允，心中大喜，急率將士一擁殺出。退到義容，貴兒接著，藍能道：「卿何以知寡人被困？」貴兒道：「臣料大王輕敵，故同黃允前來接應。」藍能大喜，慰勞畢，貴兒退回本寨。叫人拿足像一家到來，責之道：「爾為主將，不戰而逃，官軍破嶺，首先降附，如此羞祖辱宗之徒，狗彘不如，要爾何用！」喝令推出斬之。真個：

愚而多財，則益其過。疏公之言，似為爾道。

藍能聞貴兒責斬足像，大喜道：「真將軍也！」使人賜羊兩羶。次日，貴兒獻計道：「官軍連勝兩陣，必輕而驕。大王若如此如此，可獲全勝。臣當與將軍黃允退紮圓墩圍，以遇南面救應。」藍能大喜，即喚眾將到來，各各授計去訖，親提一萬不齊不整的軍前來挑戰。縮胸聞賊兵挑戰，督同八指揮，列陣橋田。縮胸見賊兵步伍錯雜，撫都指揮曾勇背道：「賊皆烏合之眾，破之不難，將軍勉之，封侯在此矣！」曾勇聞言，舞動偃月刀殺過陣來。藍能急使裨將接戰，不十合，被曾勇一刀斬於馬下。藍能撥馬便走，縮胸揮兵趕殺。看看來至涉溪，見路道坡陔，山勢峻惡，恐怕有伏，急來與縮胸道：「大人可止住後軍，末將追回曾指揮來，此地兩山蹙沓，溪隧險狹，萬一有伏，進退不利。」縮胸省悟，急忙止住前後，就便紮營。地勢逼窄，不能一處屯紮，只散散扎住。夜至二鼓，聽得萬炮齊發，鼓角齊鳴，喊殺之聲震得山鳴答應，正不知多少賊人殺來。縮胸聞得，不顧軍士，跣著足跳上無鞍馬，扶開後壁望舊路而走。奔至月角嶺，眾將只道前軍已敗，鼓噪起來，棄甲釋兵，自相踐踏而逃。正走間，一聲炮響，火把齊明，一將在火光中舞槍躍馬，攔住去路，大叫道：「秦榮在此！」李應祥飛馬來戰，怎當秦榮一枝槍神出鬼沒，殺得李應祥招架不及，一槍刺來，應祥大叫一聲：「我命休矣！」把頭一偏，槍尖兒早把耳朵挑去半個，在馬上顛了兩顛，棄盔而逃。走至天明，一聲炮響，一軍卷地而來，旗上大書一個「賴」字，眾軍驚得哭聲震地。曾勇大呼道：「吾等不可不死戰，救出軍士！」說畢，一馬當先，眾將齊上，把賴肇明圍繞在一處。槍刀並舉，錘斧齊加，肇明全無懼怯，前遮後擋，左撩右撥，力鬥多時，一聲炮響，左有李奇，右有張易，大喊殺來。眾將心慌，拋了肇明拼命而奔。行不數里，一聲炮響，又一軍攔住去路，旗號是永安王，由義容左抄出在此此。諸將人困馬乏，落荒而走。

出至河口，煙火滔天，一軍擺在河岸，一將橫刀立馬大叫道：「葉千在此！爾的船隻已被我燒了。」說畢，掄動大刀砍殺過來。曾勇奪前格鬥，不數合，被葉千一刀斬於馬下。眾將保著縮胸，奪路而奔，葉千叫軍士大叫道：「休教走了縮胸！」縮胸聞之，割去鬚眉，跟著眾將奔至梁化，方才扎住。整點人馬，折其大半。聚眾將商議道：「今將如何？」眾將道：「且聽南嶺消息，再作理會。」縮胸遂按兵不動。堪笑縮胸：

前戰六步，今戰三都。前已棄袍，今乃割鬚。

且說藍能奪得糧草馬匹、袍盔鎧仗無數，心中大喜，收兵運載回山。路逢蘇允山提兵而來，相見畢，允山道：「縮胸雖敗，尚未殺個盡絕。大王當乘勝追殺，使他知我們利害，方不敢來撩撥。聞他駐兵梁化，臣願從小路抄出其背，大王由橫瀝直攻其前，可盡殺也。」藍能大喜，撥轉馬頭殺奔梁化來。官軍不防賊眾復至，收馬不迭，眾將只得步戰。藍能看見，用鐵騎張兩翼躁之，官軍復大敗，逕報平山而奔。一聲炮響，蘇允山截住去路，兵士盡皆倒戈而降。眾將死救出縮胸，連夜走回省城，閉門而守。海豐一軍聞縮胸已敗，急退軍時，被劉漢江邀擊於紫官山，亦大敗而走。貴兒聞之大驚，與金蓮商議道：「不料官軍恁般沒用，一敗便走，今將如何？」金蓮道：「姐姐可速召回諸將，毋使流毒百姓。」貴兒急升帳，喚過十數個裨將，各與令箭一枝，著令號召諸將回山。豈知賊將已得大勝，那裡還聽爾的令箭！數十萬眾分頭擄劫，蔓延千里，到鎮即紮在鎮上，遇村就在村裡，必盡人六畜，厭其姦淫，而後又往一村，焚廬掘墓，無所不至。百姓嚎哭之聲，遍滿鄉市。正是：

窟竅穴中虎豹，厓岩下蜂蟄。只可一舉撲滅，定然撩撥不得。

監軍顧養謙飛章上奏，神宗大怒，發緹騎械縮胸至京處斬，下旨六部，會議可代縮胸者。六部以兵桂芳上奏，神宗准奏後，以桂

芳為兩廣總督，責其討賊。桂芳聞命，星馳至省，飭厲將士，分屯要害，逐捕游賊，招集流亡，撫恤瘡痍，埋齒掩骼，搜乘補卒，徐圖進取，民情稍定。真個：

福星飛下九重天，萬姓瘼傷暫得安。

未知吳大人果能滅賊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「國家之敗，由官邪也。」以貪賄疾能之縮朒獨當方面，釀成賊害，一戰再戰，望風先奔如此。此作者極形膿官無用處，便可引起嘉桂興師處。

張錦溪云：以何尚之賢猶有不肖子，破其家而絕其祀，今之戶翁，一味嗜利，絕不識讀書為何物，宜所生如足像者之日多也。噫！

[返回 >> 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